

# 八十自述

姜道章

## 一、出生與家世

道章民國十八年農曆十月十一日生於湖北省棗陽縣城關鎮書院街。家譜遺失無考，只知譜系行輩字派是：「興文譜宏章，道德晉榮昌；吉人有天相，光宗耀祖堂。」姜岡者為：「書法敬義，業在平成；公忠朝憲，孝友家榮；作人立學，廣德揚名；繼修鴻烈，盛世清聲。」前者早於後者四代，前者章字與後者書字同輩。我屬道字輩，祖父給我起名道章，號斐然，家嚴按後者給我起名法昆。幼用筆名首立，用於藏書章；初到台灣，寫雜文用筆名江沛和木易子，江沛大江南北顛沛流離也；家母姓楊，木易子母子也。

我家的堂號是瑣瑣堂，安徽安慶和湖北黃梅姜姓有渭瑣堂，湖北漢陽姜姓有寶瑣堂，皆有瑣字，

不知三者有何關係？曾祖父姜幹臣，一九二三年《棗陽縣志》有傳；祖父姜錫山，從棗陽北鄉姜岡蕭莊遷縣城，祖母姓陶；父親姜書成，又名章爵，號烈五。父親在書院街創設鴻慶德茶莊，兼售雜貨，創製菸絲，熬製蠟燭，以及製作糕餅點心等。出生前後，家道小康，僱有帳房、相公，以及糕餅、刨煙及蠟燭師傅，此外尚有做飯和打雜的。一九二六年我家購買吉家河上則河岸地兩百畝，交易謝中後，賣主反悔，央求退錢，父母厚道，就答應了，原來是湖北官錢局發行的鈔票倒了，退還的都是這種鈔票，變成廢紙，我家損失慘重，這種鈔票當時棗陽叫做橫坯，所謂橫坯就是湖北官錢局發行的橫式百枚銅元票，這無疑是我家衰敗的原因之一。

我有一位老太奶奶，是父親的叔祖母，江西人，是太爺從江西帶回棗陽的，她的墳一九九〇

年代還存在，有碑，但我沒見到。根據這一事實推測，我家很可能是從江西遷移來的，不少棗陽人的祖先是明清從江西遷移來的。

母親楊玉華清光緒二十一年（陽曆一八九五年）生，外祖父楊新五，清末拔貢，外祖母姓王，舅父楊少五，湖北講武堂畢業。母親家塾讀書，曾纏足，後來放了，在棗陽算是一位思想相當開明的女性，我母親是一位很能幹而又會社交的人，為人隨和，從小在書院街長大，一輩子生活在書院街，堂兄弟姊妹間年齡最小，大舅暱稱娃娃，排行爲六，鄰居稱楊六姐或楊六姑，受人尊敬。

父親久生肺病，看名醫，服中藥，花了很多錢，這也是我家衰敗的原因之一。父親過世時，母親三十八歲，大姐法鑑十四歲，哥哥法輝（又名道德）十一歲，二姐法金六歲，我才四歲。鴻慶德有很多呆賬，虧空大，最終關閉，因而家境十分窮困。開始變賣值錢的東西，貼補家用。日寇來侵，燒掉我家房子，我家益發窮困。

父親在世時，有不少東鄉和北鄉的人，是鴻慶

德的老主顧，有賒賬的習慣，父親過世，留下不少賬簿，有些欠賬的人，我們不認識，也有些人欺負我們孤兒寡母，不還錢，盡成呆賬，損失很大，這也是我家貧窮的原因。

## 二、幼年生活

幼年家境十分貧窮，五六歲時開始幫忙做家事，我撿過柴，提過水，撿過菜，也撿過麥，當時這些在棗陽是普遍的現象，表示窮人多。撿柴指用鐮刀在野地砍柴，或用竹耙或鐵絲耙耙柴，或直接用手在野地撿柴，當時棗陽城內居民做飯所用的燃料，俗稱柴火，由鄉人將柴火挑到縣城柴場出售，順城灣的柴場在沙河的沙灘上，買柴要錢，有時很貴，窮人家爲了省錢，就叫小孩子四處撿柴，我曾跟鄰居孩子一起撿柴，每年小麥收割時，也在鄉人麥地裡撿割剩下的麥秸和麥茬，我母親和姐姐也跟我一起撿過柴。

提水指到小東門外沙河用洋鐵罐提水，那時棗陽沒有自來水，住在縣城的人家，吃井水或沙河

的河水，一般人家向挑水的人買水，我家只偶爾買水，從我六歲起，一直到我去襄陽師範爲止，當我在家時，我家吃的水，多由我下沙河提水，也挑過水。小學老師楊藻鑑先生見我挑水，曾告訴我的堂姐，說我年紀太小，不要傷了身體。

撿菜指隨鄰居較大的孩子們，到城郊東園和北園撿菜，所謂撿菜就是在菜農收穫時，在菜地裡跟在農人後面撿拾遺留下的菜葉等，也撿野菜，像是薺菜和馬繩菜等。撿麥，就是拾穗，在小麥收割時，農人用鐮刀割小麥，會掉下一些麥穗，我們在麥地撿麥，就像十九世紀法國畫家米勒（Francois Millet, 1814—1875）的油畫「拾穗」一樣，我母親、二姐和我曾一道撿麥。抗戰時東園一帶有國軍駐扎，我母親曾做了包子蒸饅，我跟家兄拿到駐扎的村莊賣。

我很少在外整天玩耍，五六歲時開始習字，讀《三字經》和《百家姓》，後來讀《四書》，也讀過《說岳》和《三國演義》等小說，當時並不十分瞭解，曾國藩家書告誡諸弟要多讀書，不必苛求瞭

解，我年幼讀書也是這樣；也學打算盤。七歲入棗陽縣小北街天主堂附設的景德小學，旋輟學。再進小南街一家私塾，無力繳納學費，不久亦輟學。

### 三、小學與初中

《漢書》載「古者八歲入小學」，我就是八歲入棗陽縣立中心小學一年級，不過不少同學年齡還比我大，學校在書院街前清考棚舊址。學校實行全日制，中午學生回家吃午飯，飯後再回到學校上課。初小三年級，學校爲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遷到城北郊區黃龍崗山西會館。初小四年級，學校遷到順城灣江西會館和書院街報恩寺，初小在江西會館上課。初小結業，學校改名棗陽縣城關鎮中心小學，考取高小，五年級在鬢學上課，六年級在報恩寺上課，報恩寺與我家隔街相對，十分近便。

一九四三年十四歲小學畢業，第一名，七月參加第一屆全縣小學畢業會考，全縣三十五所小學，參加的學童一千七百餘人，考國文、算術、常識三科，國文作文題目是「自強不息說」，三科皆得高



1944年棗中城關鎮全體同學合影，地點在棗陽吳家店，前面左二是我。

分，總成績第四名，前二十四名，保送棗陽縣立初級中學校。

從我記歲時起到小學畢業時，與同年齡的男孩比較，我長得十分瘦小，可能是營養不良的結果，初中招考新生，體格檢查，體重太輕，棗陽俗稱不夠秤，便不錄取，我的體重就是不夠秤，因為是保送生，沒有體檢，不然我可能無法進初中。小時候身體瘦小，家裡又窮，人窮志短，膽子很小，常受別的小孩欺負，不敢反抗，這很影響到後來我的膽小個性，不敢做冒險的事。棗陽縣立初級中學教室在順城灣江西會館，宿舍在書院街報恩寺，是時湖北省實行計劃教育，公費制度，學校免費供給食宿，不住校不得享受，學校其實就在我家對面，我為了享受食宿待遇，就住在學校。寒暑假我也申請留校，學校每次也都批准，解決了我初中三年吃飯的問題，有一次假期全校只有我一個學生，我就跟廚房的河南籍大師傅們一起吃飯。

進初中不久，學校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空襲，搬遷到吳家店劉家祠堂、東古寺和白水寺三處。一年級在白水寺，住劉秀殿，在地上鋪一些稻草，再鋪一個被單，同學擠的情形像沙丁魚一樣睡在地上，環境衛生極差，夏天晚上走進劉秀殿，小腿感覺得到跳蚤的碰撞。在偏殿上課，山下吃飯，遇雨廚房的大師傅們就將飯菜拿到山上，夏天同學們在緊靠山邊的滾河洗澡戲水，河水清澈，非常乾淨，那時棗陽的河水沒有污染，是可以喝的。有時同學三五人在附近散步，享受山鄉的美麗風光。

學校只有教室，別無其他設備，幾乎完全沒有教科書，那時教科書要從廣西桂林或四川重慶函購，極費時日，且不易買到，上課常常就是老師寫黑板，學生抄一點點筆記，有早晚自習，主要是讀國文，做數學練習，也讀英文，但英文上課進度實在太慢，所學極少。也沒有參考書，當時我寫信給廣西桂林書局打聽《范氏大代數》，書局免費寄送一本給我，三年級劉守沛有一本寸半本《英漢字典》，大家都當做寶貝看待。我也函購過著名的開明書局活頁文選。

我在小學和中學時，家裡實在太窮，我從來就沒有過零用錢，有一個時期母親將一部分房子出租給人家，收房租，長期則是靠我母親和姐姐替人洗衣和做針線活，母親也彈棉花紡線，收入極有限，我母親實在了不起，很有眼光，我家雖然窮，可是在文具書籍和晚上看書的燈油錢，我從未感到匱乏，受母親影響，我對宜程兩兄弟在讀書上的花費，從不吝嗇，兩人受益。

#### 四、襄陽師範學校

一九四六年考取湖北省立襄陽師範學校，公費，學校供給食宿。襄師在襄陽，那時去襄陽搭鄂北公路局班車，要車錢，到了襄陽吃住也要錢，還有報名費，對我家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費用，母親爲我籌措盤纏去襄陽考試，不得不向人借短期高利貸錢。

在襄師一年級時我有砂眼和蛔蟲，到襄陽同濟醫院求醫，醫院免費，皆治癒。代數老師張景文武漢大學畢業，期中考試，題目艱深難做，全班只有我一個人及格，也只得到七十五分，南漳雷大中學成績第二，只有五十分。冬天快到時，鄰居王明善大哥單挑到樊城做生意，母親托他帶給我寒衣短棉襖一件和一雙布鞋。學期結束，放寒假，在襄陽高中和襄陽師範的棗陽同學，聯合包租一輛貨車返鄉，少數同學沒有付錢，我是其中之一，男女同學大家擠在車上，回家不久就是春節，這是我最後一次同家人一起過年。

過年後返校，學期結束，學校批准我暑假留校，學校供給食宿，全校學生只有我一個人留校，訓導主任榮輝叫我管伙，同廚房的大師傅們一道吃飯，跟我在棗中的情形一樣。

秋季開學不久，很想家，同學齊國政也想家，一個拜五兩人一道回家，我們走路，清早離開，中午走到雙溝，在路邊小飯舖各吃一碗餃子，繼續趕路，秋高氣爽，回家心情興奮，走路倒也不覺得累，兩人邊說邊走，進入襄棗兩縣交界的九岡十八凹地區，人煙稀少，有點害怕，不久一輛卡車駛近，我們招手，車子停了下來，司機叫我們從後面上車，是善後救濟總署運罐頭的車子，很快就到了棗陽車站，司機看我們是窮學生，同情我們，還送給我們各一罐美國牛肉罐頭，十分難得。回到家大約是下午五點光景，母親和兩位姐姐很驚喜，在家住了兩晚，母親預備了我的寒衣和鞋襪。那時我舅舅任棗陽田賦糧食管理處吳家店分處主任，家兄擔任司秤，家裡經濟情況較前略好，第三天星期日下午搭公路局班車返校。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我母親和

兩位姐姐在一起，以後就再沒有見到母親。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新四軍到了棗陽，襄陽吃緊，學校不敢公開宣佈停課，怕影響人心，但不上課，多數同學紛紛回家，我留在學校。

從離開襄陽一年多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再回到學校，學校流亡到咸寧橫溝橋，完全沒有上過課，大約過了一個月，學校頒發畢業班每人一張油印的畢業證書。算算我在襄陽師範上課實際上還不到一年半，這就是我初中畢業後，進入學前所受的教育。

## 五、流亡生活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留在襄陽學校，見報載湖北省教育廳和湖北省訓練團在武昌設置高初中，收容救濟淪陷區流亡學生，不包括襄陽師範，但是包括棗陽在內，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我認為這是一個能轉入高中的大好機會，決定去武昌一試，並與同學齊國政商量，講好兩人一道去，後來他說，他家從河南懷慶到棗陽的經歷，深知出外不易，他最後決定不去。那時接近農曆新年，襄陽行政專員公

署幫我安排免費搭湖北省公路局鄂東的貨車，經宜城、荊門、十里鋪、沙洋、皂市、應城等地，到漢口。貨車所運的是寧夏出產的枸杞子，車到漢口，因為前面一個車燈損壞，汽車被漢口警備司令部扣留，經我以流亡學生身分交涉，人貨放行，商人感謝我，邀我同到客棧免費供我食宿，因而解決了我的吃住問題，吃得很好，這幾位湖南商人中領頭的普通話較好，我們可以交談，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也佩服我有志向學的決心，一路上很照顧我，更招待我食宿，雖僅數日，恩義令我難忘。

一天我去省訓團，路上我在武昌中國國民黨省黨部門前見一字條，字條上寫的是「棗陽同鄉在內開會」，我喜出望外，進到會場，見到國大代表張家鼎先生，他說跟我是老表關係，經他介紹認識立法委員習文德先生，習先生又介紹我到湖北省立訓練團，該團負責人說我是師範生，省訓團沒有師範，只有高中，我得通過考試才行，所謂考試只是叫我寫一篇英文，我拿起筆就寫Once upon a time，他看我反應很快就說好了，就這樣考試及格了，其

實接下來我還不知道怎麼樣寫哩！我被分發到高中部。

民國三十七年農曆新年正月初一從漢口到武昌，住在初中同學魯之毅家，次月初二離開魯家，背著行李到青省訓團高中部報到，發給我一床薄棉被，住在民家，同學幾乎都是隨縣省立第三高級中學校的學生，只上過一次課，民家客廳當教室，木板牆當黑板，是一位三高的國文老師講《四書》中《大學》第一課「大學之道」。

不久，與表兄楊亞才取得聯繫，他叫我去漢川，我從青山坐船到漢川，那時他是漢川縣長傅良居的機要秘書，經他協助，應聘在漢川南河渡小學任教，教授五年級和六年級算術。我到漢川的第一天，亞才表兄帶我到一個理髮店剃頭，並替我買了一件襯衣和一條褲子，第二天縣政府一位職員護送我到南河渡。不久，南河渡吃緊，離開南河渡到漢口。

## 六、三度從軍兩次逃脫

三度從軍，兩次逃脫，辛酸一言難盡。

一九四八年青年軍208師在漢口招兵，謂可出國深造，與同鄉資山陳乃彬等數人聯袂從軍，從漢口乘船到上海，離滬北上大沽口，坐火車到豐台。入青年軍第208師第三團，深造騙術也，實是普通兵，尉級軍官浙人，班長膠東人，新兵多鄂人，一個月後部隊開往灤縣，我班守衛灤河鐵路大橋，一天清晨突然開拔，沿京瀋鐵路倉皇西行，好像後有追兵，年少不覺得可怕，大約走了三十多公里，下午大家很餓，到一村莊，各人自行覓食，我到一家，家徒四壁，見一衣服破舊老婦人，正像是杜甫三吏之一「石壕吏」中的「老婦出門迎」，見廚房半鍋稀稀的東西，不忍心拿，也無法拿，餓著肚子歸隊，老兵個個找到吃的，令人羨慕。繼續行軍，後來大家實在餓，伙夫們殺了一匹馬，用鹽和醬油煮馬肉，人手一塊馬肉，鬍手拿著吃，不覺手燙，吃得津津有味。最後部隊抵唐沽近郊，班長叫大家找有掩護的地方，才知共軍追來了，夜有零星槍聲，次日第一團被打垮，我團撤退到塘沽。

起初我班防守一條河溝的東南側，對岸遠處是紅樓，後來調去守大沽砲臺遺址，不久倉皇離開，到了塘沽碼頭，坐小船登上招商局中興號輪船，才曉得要撤退。

抵滬後，逃跑的人太多，旋轉到江蘇松江石湖蕩。農曆新年正月初三部隊開拔去浙東，清晨我趁眾人整理行裝慌亂之際逃脫，步行三十餘公里到浙江嘉善，乘火車到杭州，經江西，農曆正月初七左右抵達湖南長沙。身無分文，兩天沒有吃飯，走投無路，第二次從軍，舊時稱當兵為吃糧，誠哉斯言！在火車站看到招兵告示，就去應徵，負責的軍官看我是高中學生，派我做文書工作，關餉後，偷寫一張假條，搭上開往武昌的火車，返回流亡在咸寧橫溝橋的襄師，第二次逃脫也。看見老同學，高興不已，晚飯後，大家聽我講述我離開襄陽、入青、入省訓團、漢川教書、從軍北上、大沽撤退、南下上海、脫離部隊、長沙停留、回到學校等等，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夜深始散。

學期末畢業，學校不再負責食宿，爲了吃飯，

第三次從軍，台灣陸軍訓練司令部在武昌招生，招生簡章說明是軍官，成績優良者保送美國深造，相當吸引人。有少數襄高襄師同學報考了，未錄取，越發吸引人，後來到了台灣，才知道也是一個騙局。

在黃埔港搭招商局海桂號貨輪，到達台灣高雄，半夜進台南旭町營房，初中襄師同學朱國政、姜法佩、李光雲和我四人，編入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教導總隊，第三團第一營第四連第一班。團部醫務室招看護兵，我應徵當看護兵，不數日，主任單連楷，看我誠實好學，就叫我用一個假的學歷，搖身一變成爲准尉司藥，可以自由出入營房，第一次出營房大門時，衛兵向我敬禮，我手足無措，實在可笑。團部文書李序僧兄考上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給我很大的啓示，決心要考大學。

入伍生總隊改編，被撥裝甲兵旅司令部軍醫科爲附員，參加國防部司藥科甄別考試，可能成績尚可，國防部命令調聯勤鐵道兵團團部醫務室服務，職位是少尉司藥，團部在台北，一切方便，這應該

就是我的造化了。

## 七、師範學院與師範大學

鐵道兵團當時駐扎在台北萬華老松國小，爲了預備考試，公餘盡量利用時間讀書，並在晏志超先生家補習英文，補習費每月新台幣三十六元，約當我月薪的百分之八十六，我也常到師範學院和中山堂聽演講。

師範生無資格報考大學，一九五一年承習文德先生介紹，前湖北省教育廳王文俊廳長發給我一張高中畢業證明書，可報考大學。

一九五二年我考取師範大學前身師範學院，九月四日晚上十點半電台廣播師範學院錄取名單，八千多人報考，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五，我錄取了，興奮不已，一夜無法入睡。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離開鐵道兵團，退役事，幾經周折，也是一言難盡。有幾位女同學知道我的處境，曾向我詢問，希望能幫助我離開軍隊，並說某某同學的父親是位將軍，後來沒有再提，不知是否真的幫了忙。法乾大



1953年在台灣鳳山與棗中老同學合影，自左至右，前排第二人是我，餘為朱國政、孫仲民、趙佩章，後排為姜法佩、尹從發、于國慶、徐德讓、劉守勉。

哥也幫我託人幫忙。友人李序僧兄請聯勤總部馬參謀長幫助，馬打電話給鐵道兵團王澤普團長請協助，王團長才召集醫務室主任、人事科長及我，商量如何幫助我退役，他這麼說：「姜司藥考上師範學院，我們應該怎麼樣幫助他辦理退役，能讓他到師範學院上學。」人事科長說：「最好的方法，就是說姜司藥不堪造就，但是這個辦法行不通，因為姜司藥不久才晉升中尉。」接著又說：「不過，有一個辦法可以用，就是姜司藥身體有重病。」後來湖北同鄉張佑斌醫官和棗陽同鄉羅光瑞兄幫忙，最後正式辦理假退役成功，這是一九五二年冬天的事；我無台灣省身分證，謝恆德表兄當時任職師範學院註冊組，幫忙我註冊；張羅謝恩義，終生難忘。

假退役每月有幾十塊錢可領，對我不無小補，不時寫文章亦得少許稿費，同時學校每月發零用錢十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大學四年，尚不匱乏，亦天助我也。

一年級未退役，經常必須返營工作，無法安

心讀書，加上底子差，雖然勤奮努力，成績仍不理想，一年級十六門有學分的功課，只有兩門是甲等，八門乙等，六門丙等，上學期英文還是補考及格的；二年級成績較前略有進步，堪以自慰，十八門功課，五門是甲等，七門乙等，六門丙等；三四年級學業成績進步較大，顯現努力的成果，三年級十二門功課，五門甲等，七門乙等，沒有丙等；四年級十四門功課，十三門甲等，只有一門乙等，沒有丙等。

退役後安心求學，成績開始名列前茅，一九五六年教育部在大學中設置中國文化與自然科學獎金，頒給文理學院等系各年級成績最優兩人，四年級成績第一，獲得第一屆中國文化與自然科學獎學金，獎金新台幣五百元，當時大學助教月薪約為四百元，全台各大學六十九人得獎。

三年級時，台北《民間知識》半月刊主編杜呈祥教授是我一年級的國文老師，要我撰稿，我成爲該刊專欄作者。四年級翻譯論文「百分比點圖」(原文J. Ross Mackay, "Percentage Dot Map,"

*Economic Geography*, Vol. 29, 1953)，地圖學任課老師沙學浚教授採用爲油印講義。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一九五五年改名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翌年八月大學畢業，得文學士學位。九月開始到基隆市立中學高中部實習，擔任地理教員；台大陳正祥教授介紹，在基隆市文獻文委員會從事編纂工作。

我爲基隆地區中學會考地理科出題，參閱國民學校地理教科書，發現書中有些嚴重錯誤，撰寫一篇書評論文，在香港《自由人》半週刊發表，該刊爲一半學術性刊物，是聞人左舜生創辦的，是時很受台港知識分子重視，當時的教育部長張曉峰先生讀了該文，立即聘請地理學者組成改編委員會，修改國民學校地理教科書，在台灣國民學校地理教學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對台灣國民學校地理教育的改進，略有助益，令我欣慰。當時師範大學史地學系主任是沙學浚教授，他對這篇書評論文極爲稱讚，不久沙教授便向學校推薦我，聘爲史地學系助教，對我來說，無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決定

了日後一生從事大學教書與學術研究的生涯。不過能被聘為助教，除了這篇好文章，最重要的條件，還是學業成績優異，師範大學史地學系畢業生能夠留下做助教者，必須是班上成績最優異的學生。

## 八、結婚與家庭生活

大學三年級下學期結束，暑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蘭嶼探險隊，不知何故，聘我擔任輔導員，因而結識內人芳琪，那時他是台北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參加探險隊，相戀四年，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在台北結婚。

結婚時租私人一間房，大小只有六個榻榻米，實在寒磣，不過可以與主人共用廚房和浴室。我在師範學院擔任助教，芳琪是中正國小老師，兩人每月收入不足新台幣一千元，我們省吃儉用，後來花新台幣一萬一千元購買台北市安東街一長條形房屋，大小也只有十幾個榻榻米，廚房和廁所十分簡陋。我們在一九六〇年搬進師範大學台北市溫州街教職員宿舍，學校同意，付給原住同事胡寶琛君轉



2009年5月4日金婚紀念宴會上所拍全家福，地點在美國加州紅木城 Hotel Sofitel。

讓費新台幣六千元，該宿舍為全巷十餘戶中唯一有抽水馬桶者，可見當時台北居住條件還不是很好。

一九五九年長子德宜在台北台灣療養院出生，我們上班，托芳琪的嫂子看顧，後來進再興幼稚園，繼入私立新民小學；一九六五年次子程亦在台灣療養院出生。

我一九六四年自美返台，在師範大學任教；兩年後應聘赴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當時不瞭解南大的情形，向師範大學請假一年，獨自前往，實地瞭解情況後，旋請芳琪帶兩兒赴新，一家團聚。德宜轉學，入附近英文裕廊小學，其弟尚在襁褓中。南洋大學位在新加坡島西部的裕廊，校園為幾個低丘，住校園內教員宿舍，很寬敞，上課來回走路，十分鐘可到，附近雜貨店老闆和賣菜小販每天傍晚，來宿舍兜售日用品和蔬菜及肉類，很方便。

一九六八年得夏威夷大學獎學金並另有旅費，向南洋大學請假不成，遂辭職攜眷赴夏威夷進修博士學位，當時手中約有美金兩千餘元，我以助教身分將錢存入大學員工信用合作社，預備進修失敗可

以買飛機票全家回台。獎學金雖然優厚，一家四口開銷後，所剩無幾，內子芳琪短期教中文，繼之因為她精於女紅，按設計圖樣為人裁製衣裳，略有收入，不無小補；她料理家務，使我無後顧之憂，專心讀書，順利完成學位。那時德宜初中，我每天要開車接送，其弟小學，走路來回。

一九七三年重返南大任教，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南洋大學合併新加坡大學，新成立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是完全英國式的大學，教學語言是英語，原南大地理學系教員八人自動或被迫辭退，最後只剩我跟另外一位同事留下繼續任教，至一九九〇年退休。先是住國大教授宿舍，優於南大宿舍，不久自購一三房兩廳公寓，九樓，近地鐵站，常與內子芳琪搭地鐵到市區聽新加坡交響樂團演奏會。這時芳琪自己開車到數家為中小學生補習中文，新加坡中小學教學以英文為主，中文為第二語言，不少原來受英文教育的家長為子女請中文家教。

一九七七年長子德宜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畢業，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主修物理

學，畢業後又得斯坦福大學獎學金，主修應用物理學，得博士學位，後來又進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

(UC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主修專利法，得法學博士學位，先後從事電腦硬件和專利律師工作；一九九〇年與吳芳特小姐結婚。次子程新加坡萊佛士初級學院畢業，軍中服役兩年後，進伯克萊加州大學，主修微生物學與免疫學，畢業後得洛杉磯加州大學獎學金，主修微生物學，得博士學位，又進南加州大學法學院，主修專利法，得法學博士學位，在伯克萊加州大學擔任專利律師；二〇〇一年與蔡明叡小姐結婚。我們有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大孫晉康大學一年級，主修生物學，次孫晉泰高中一年級，三孫晉平和小孫女晉安，分在幼稚園與幼兒園。

我們社交以與大學同事和學生來往為主，在新加坡和在夏威夷，以與有台灣背景者為主，經常餐敘，也結伴出國旅遊。芳琪喜花草，在新加坡最盛時，有各種花草逾兩百盆，後居高樓，改種蘭花。我自己的嗜好，看書、下圍棋、聽西洋古典音樂、

逛書店、上圖書館，並收集錢幣。一九九〇返台後，每年參加棗陽同鄉會的各種活動。

二〇〇六年移民美國，住在美國加州福斯特市(Foster City)十六年前所購之獨立房屋，位在舊金山海灣南灣的西岸，福斯特市是一個住宅為主的小城市，居民約三萬人。長子一家亦住在福斯特市，開車數分鐘可到；次子一家住在海灣對岸的弗里蒙特(Fremont)，開車二十分鐘可到。週末芳琪預備晚餐，兩家來聚，有時餐館相聚，其樂融融。

全家為基督徒，芳琪及兒媳尤虔誠，週日搭兒媳車上教堂，芳琪和我每月並參加老人團契，芳琪每週尚參加姊妹團契。不時參加教會兄弟姊妹社交活動。除了看電視，芳琪仍種花為樂，我自己則看書、上網、寫作、聽音樂及網上打譜自娛，並每日在海堤步道走路半小時。

一九八七年以來，多次回老家棗陽探親，主要探視兩位姐姐、外甥女和外甥，以及其他親戚。

## 九、兩次赴美進修

師範大學結業後，在基隆市立中學任實習教員一年，一九五七年正式大學畢業，應聘擔任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助教，工作清閒，大部分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另跟一位美國老太太一對一補習英文，每小時費用新台幣二十五元，著重講和寫；此外，在師大英語系旁聽英文，到台大旁聽日文和法文，為赴美留學作準備。

那時對美國大學地理學研究院的狀況，不甚瞭解，適有芝加哥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博克瑟（Baruch Boxer）君常來史地學系，他建議我申請俄勒岡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天然資源學系，結果獲得入學許可，並有助教獎學金美金一千元，旋考取台灣省教育廳公教人員出國進修旅費資助，新台幣一萬元，約當我二十個月的月薪，通過教育部留學考試，順利通過台北美國大使館英文考試，賣掉台北市安東街的房子，得款兩萬四千元，結匯美金兩百元，合台幣約九千元，餘款權作安家費。

當年留學生暑假從台灣到美國，可以坐包機或貨輪，包機很貴，貨輪比較便宜，但船票難買，

要靠關係。史地學系張基瑞教授介紹免費搭益利輪船公司的Lucia輪，僅支付伙食費美金八十元，該輪為美國一九四四年建造運軍用物資的自由輪，客貨輪，巴拿馬註冊，掛巴拿馬國旗，運糖去美國，回程運玉米或小麥，有乘客十人，九人為不同關係而免費，輪船老舊，速度慢，航近琉球，因颱風折返基隆，停兩晚，至日本橫濱，又停一週，修理雷達，經四十天始抵美國加州聖彼得羅（San Pedro）港，再搭巴士北上，十月二日抵柯瓦里斯（Corvallis）學校報到，已開學上課兩週矣。

俄勒岡州立大學天然資源學系教學以資源地理為主，我的輔系是大學教學，出國前研究台灣茶業，有了論文初稿，提出以台灣茶業為論文題目，獲指導教授海史密斯（Richard M. Highsmith, Jr.）批准，最後論文題目是A Geographical Appraisal of the Taiwan Tea Industry（台灣茶業的地理評價），海史密斯教授主考，另有兩位考試委員，一為研究院委員會主席多姆費爾德（George Donfeld）教授，另一為研究院院長漢森（H. Hansen）教授。我並不知

道我會這麼快能口試，暑假已開始，臨時向研究院辦公室申請，漢森院長說太晚了，不易請到考試委員，恰好他是學農的，他就說只好他參加，考試時他問了一些有關台灣茶葉品種的問題，順利通過口試，時間不到一年，獲得天然資源理科碩士學位，同班同學十人，另九人都是美國人，一學年只有三人完成學位。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得家兄道德四月二十二日來信，一九四七年離開棗陽十五年來，第一次收到家信，不勝悲喜。我利用美國友人希欽斯（E.L. Hitchings）先生收轉信件，與家人取得聯繫，為第一次留學美國之意外收穫。

回台前曾偕友人在太浩湖（Lake Tahoe）賭場打工，當時暑假許多西海岸台灣來的留學生在賭場打工，多數做清潔工，與我同時在一起打工的有台大畢業的廖定一（名將廖耀湘的公子，伯克萊加州大學碩士，後來成為工程師）和汪榮祖（後來獲得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成為著名歷史學家）兩人。也有人在當時餐廳端盤子或洗碗，比較好的

是換錢工作，有台大畢業的李仁（蒙古人，父親李永新那時是蒙藏委員會的委員長）。回國前乘巴士環遊美國，從俄勒岡州開始，經西雅圖、芝加哥、波士頓、紐約、華盛頓、新奧爾良、洛杉磯等大城市，行經二十六個州，最後在華盛頓州的朗維右（Longview）港，趁大使館安排的招商局輪船回台。

第二次赴美留學是一九六八年到夏威夷大學地理學系進修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夏威夷大學地理學系主任富克斯（Roland J. Fuchs）博士訪台，夏威夷大學張鏡湖教授在台大訪問，邀我陪富克斯參觀台北近郊農業，我帶他到林口考察茶園，富克斯問我有沒有興趣進修博士學位，我說已應聘新加坡南洋大學，即將前往赴任，任期三年，兩年後收到張鏡湖教授來信，他說若我有興趣到夏威夷大學進修，夏大會有助教獎學金給我，不久收到夏威夷大學入學和助教獎學金通知書，後來又獲得旅費補助，旋向南洋大學請進修假，未獲准，乃辭職。南洋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名史學家吳湘相教授，到舍下好意勸我，他說我在教學和研究方面，表現很好，

學校當局都知道，前途很有可為，不必走，攜家帶眷赴美，萬一進修失敗，反而不好。當時南洋大學的情形，校友至上，在進修升遷方面，校方盡力協助南大校友，多數非南大出身的各級主管人員，對校友也讓三分，少數校友更趾高氣揚，排斥外籍同事，台灣等地來的外籍教員，等於是二等公民。九月六日離新，有不少包括吳先生在內的好友和同事到機場送行，十分感人。

九月七日抵檀香山，初住張鏡湖兄寓，兩月後租一半獨立房，有廚浴，房東土生華裔，相處好，到一九七三年離開，房租每月美金一百元，五年未漲價。

助教每週工作時間，最少四小時，最多時多達二十小時，做助教自然影響進修工作，博士學位課程除了要上一年研究院的課，尚須通過一系列的考試，很花時間，自不待言。一年後，我申請到東西文化中心的獎學金，是贈與性的，不必工作，可以全副精神放在進修博士學位上，但必須主修人口學，請教溫斯（Herold J. Wiens）教授，他建議我主

修歷史地理學，辭退東西文化中心的獎學金，繼續領夏威夷大學地理學系的助教獎學金，後來證明主修歷史地理學是正確的決策。

當時夏大地理學系在富克斯教授主持下，聲譽很好，為全美頒授博士學位最佳的地理學系之一，富克斯教授一九八八年當選為國際地理學會會長。富克斯經常請著名地理學者到地理學系短期訪問，我在的時候請了一代宗師邵爾（Carl O. Sauer）和美國華裔著名地理學家段義符（Yi-Fu Tuan），前者是文化地理學的創始人，後者是人本主義地理學的創始人，我有機會和他們交談，獲益良多。

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溫斯博士原來是耶魯大學的教授，富克斯禮聘他來夏大任教，研究興趣是中國地理。我上溫斯的課，寫了一篇有關明代鹽業的學期報告，他很稱讚這篇報告，後來在學術水準極高之美國地理學會的《地理學評論》（*Geographical Review*）上發表，各國地理學者都希望能在該刊發表論文，我的論文能在該刊發表，實屬不易，後來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清代的鹽業，

深受這篇學期報告的影響。我在夏大兩次獲得學校資助，參加學術會議，也跟這篇報告有關，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到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參加太平洋海岸地理學家協會的年會，宣讀論文The salt industry of Ming China（明代的鹽業）；第二次是一九七三年參加美國亞洲學會在芝加哥召開的第十五屆年會，宣讀論文The salt trade and the local marketing in Ming China（明代的鹽業貿易與地方市場結構）。我順利在三年內通過所有考試，

成爲博士候選人，開始博士論文的寫作，題目是清代的鹽業歷史地理。不幸溫斯教授罹患腦瘤，在我的論文完成之前他便過世了，後來另一考試委員會委員曼徹斯特（Curtis J. Manchester）教授也過世，我自然受到影響。夏大規定，連續獲助教獎學金最多只能四年，第五年沒有獎學金，我開始在夏大進修學院和夏大屬下的檀香山社區學院兼任講師。我在美軍的希坎姆空軍基地（Hickam AFB）講授世界地理，每週一三各去一次，每次兩小時，係爲在營美軍開設，屬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學籍，學生有軍官和士兵。在檀香山社區學院講授經濟地理，每週上課兩小時。用英文上課，我必須充分準備，爲了兼課，上課開車來回，也花時間，整年論文一字未寫。檀香山社區學院續聘我爲兼任講師，旋辭掉，介紹博士班同學帕森（James Parson）君接替；自己應聘回南洋大學任教，課餘撰寫論文，一九七四年完成提交夏大，重組考試委員會，到一九七五年五月才赴夏威夷參加口試，順利通過，獲得地理學博士學位。

## 十、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

一九六六年暑假一天師範學院老同學史光華兄打電話給我，他說新加坡南洋大學地理學系徵聘教員，並說我的條件極爲合適，我請示地理學系主任沙學浚老師的意見，他說可以，應徵後不久便收到南洋大學的聘書和機票，向學校請假赴任。

當時南大的待遇比台灣好很多，南大初創時教員以台灣去的爲主，少數來自新馬、香港和美國，當年地理學系的教員中，有四人是從台灣去的，即

鄭資約、鄒豹君、林紹豪和我，鄭資約教授是我在台灣師範學院的老師，這期間我在南洋大學地理學系講授的課程，以地圖學和人文地理學為主。

前面提到，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我在夏天沒有獎學金，爲了全家生活，不得不兼課，沒有時間撰寫論文，正爲此事煩惱，得南大地理學系主任洪國平博士來信，邀請我回南大任教，我與內子芳琪仔細考慮後，欣然接受，很快就收到南洋大學寄來聘書和全家機票，赴任後一直任教到一九八〇年南洋大學合併入新加坡大學爲止。

我獲得博士學位後，南大並未調整我的職位和薪水，也不支持我申請新加坡長期居民身分，一如過去，仍然歧視外地教員。一九七五年新加坡教育部長李昭銘兼任校長，對南洋大學進行徹底改革，除中文系外，各院系的教學媒介語，從中英雙語改爲單用英語，南大教員除中文系外，其他系的教員，因英語能力問題，紛紛自動或被迫離去，新馬籍有永久聘約者，學校另作安排，地理學系有三位同事離開。

一九七六年六月新加坡地理教師協會在公教初級學院舉辦Seminar: New Trends in Geography（地理學新趨勢討論會），我主講New Trends in Human Geography（人文地理學新趨勢）。翌年年初新加坡教育部計量方法在職教師進修課程，本來由我主持，不久南大校友黃良會應聘到校任教後，地理學系主任黎經富竟不同我商量，擅自改由黃主持，我成爲只負責若干講的講員，南大校友跋扈，此爲一例，黃曾向我解釋，我只好一笑置之。

一九七八年新加坡文化部聘請我爲該部華文譯名統一委員會地名小組委員會委員，小組編譯《世界地名華文統一名稱：主要山水與海島》及《世界地名華文統一名稱：主要城市與商港》（文化部宣傳處出版），委員會其他委員皆非地理學者，故我出力最多。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七個學年，我在南洋大學講授多門功課，以計量地理學、區位分析、實用地理（內容以平板測量和實地調查爲主）、地圖學等爲主。受學校委托，我指導實用地理班同學，

為南大測繪校園地圖一幅。

一九七五年 *Geographical Review* (地理學評論) 刊載了我的論文 *The salt industry of Ming China* (明代的鹽業)，翌年 *Th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會刊) 刊載了我的論文 *The production of salt in China, 1644-1911* (清代鹽業的生產)，一九八〇年克納普 (Ronald G. Knapp) 編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中國的海島邊疆：台灣歷史地理論文集) (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書，其中有我的一篇論文 *Walled cities and towns in Taiwan* (台灣的古城)，一九八三年英國劍橋大學的 *Modern Asian Studies* (現代亞洲研究) 刊載了我的論文 *The salt trade in Ch'ing China* (清代的鹽業貿易)。無疑這四篇論文對我後來能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長期聘約，並升等為高級講師，是有關係的。

一九八〇年新加坡政府要將南大與新大合併，地理學系同事洪國平那時是文學院院長，事前知道

內幕消息後，偷偷地告訴我，後來謠傳多了，南大同仁，人心惶惶，他最早辭職，到新加坡航空公司人事部工作，潘明智轉任華僑中學校長，剩下來的有饒尚東、黃良會、黎經富、鍾臨傑、陳美君、Peter Hardsone和我七人，洪潘饒黃黎鍾陳皆新加坡公民，前六者為南大校友，不久政府宣布南大與新大合併，最後辦理合併的事大約有一個月時間，系主任饒尚東不知何故突然告假，由我代理系主任職務，此時新大地理學系的代理系主任是 Lee Yong Leng (李永能) 教授，所謂合併，實際上是新大併吞南大，系與系合併，南大地理學系搬到 Bukim Timah 新大校園的事，都是李永能在電話上與我洽談。

合併後在新加坡大學 Bukim Timah 原址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其實只是將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大學) 改為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國立大學)，七月一日開始在國大上課。政府在原南洋大學裕廊校園，另成立南洋理工學院，保留「南洋」名稱，以平息社會上反對關閉南洋大學

的浪潮。

七月四日代理系主任李永能教授任命我為他的副手，負責管理九號館，九號館是一棟兩層樓房，館內有地理學系和哲學系同事八人的研究室。後來系主任 Ooi Jin Bee（黃仁美）教授休假結束返校，同時大學當局開始考核調整原南大教員，系主任到每一位南大教員課堂旁聽，南大同事饒尙東和黃良會自動辭職，黎經富和陳美君調到國大其他非學術單位，Peter Hardsone 聘任到期未續聘，最後只剩下鍾臨傑和我兩人，續任至退休，按原新加坡大學規定，教員任滿五十五歲退休，但多數到六十歲生日後學年結束退休，我因十月出生，所以我是在六十一歲那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的四月期末退休。

一九八四年十月，參加地理學系出版的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新加坡熱帶地理學報）編輯委員會為編輯委員，任務之一是審稿，同時為學報的經理，負責管理學報的財務及一般事務，直到退休為止。

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休假，為期一年，這是

我教書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假，我在南大、台灣師大，以及後來在中國文化大學，都沒有休假，台灣的大學基本上是沒有休假制度的。這次休假的待遇很優渥，包括原來的全薪、環球飛機票，以及在各地不同的生活津貼，我訪問了英國倫敦大學、格拉斯哥大學，以及大英圖書館；又訪問了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及洛杉磯加州大學，以及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主要目的是收集有關中國地圖學史資料，以及有關教學的資料。獲得國大的支持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芳琪與我在新加坡公民註冊局宣誓，成為新加坡共和國公民。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十年，所講授的課，以地圖學和東亞地理為主。

## 十一、中國文化大學

一九九〇年我從新加坡國立大學退休，應台灣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聘請，在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擔任客座研究正教授。翌年正式應聘在中國文化大學專任，台灣公立大學教授退休年齡是

六十五歲，文化大學規定七十歲退休，一九九九年我七十歲，聘期延長至七十五歲，到期後又改聘為兼任，過了一年，辭退續聘，文大張鏡湖董事長說到美國會很寂寞，勸我留下，我雖有意留下，但芳琪想到美國與兒孫團聚，說我年紀大了，教書也教夠了，應該休息了；家二姐也勸我不要教了，也說我年紀大了，應該休息了，辭掉文大兼任，於二〇〇六年離台移居美國加州。

我在文化大學整整十六年，第一年我一人來台，住在台北市信義路內兄家，搭巴士到台北火車站，再坐文化大學的校車到學校上課，下課後再搭校車下山，第二年芳琪來台，我們住文化大學的雙溪村教職員宿舍，雖然簡陋，山仔后有頂好超市，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很方便，倒也居之安適，走路十分鐘可到教室，省時間，跟我在南洋大學的情形一樣，一住就是十五年。台北平地夏季濕熱，陽明山天氣相對地比較涼爽，為台北市民郊遊勝地，春天花季每天人山人海上山賞花，平日週末我們的門前，遊人絡繹不絕，每年三到五月，是陽明山天氣

最好的季節，遊人更多。

我在文化大學主要講授歷史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新趨勢兩課，課餘時間從事寫作，除了每年發表單篇論文，還完成了兩種台灣中學地理教科書，一為高職《本國地理》（台北儒林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出版），另一為高中《本國地理》（台北正中書局2001年出版）。我也完成了四部專書，即《初等統計學》、《歷史地理學》、《現代地理學的概念與方法》及《湖北棗陽鄉土志》。此外，我還翻譯了《中國地圖學史》。這些，將在以下進一步說明。

## 十二、研究與著述

一九五三年大學二年級，開始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一九五六年開始發表學術性文章，擔任師範學院助教以後，研究更勤，到二〇〇六年第二次退休為止，在國內外發表了中英文著作和翻譯一百八十多種，不能一一盡述，僅擇其重要者，略加說明。

前面已經提到，我在國際一流的學術刊物上

發表論文，一九七五年在美國 *Geographical Review* (地理學評論) 上發表 *The salt industry in Ming China* (明代的鹽業)；一九七六年在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學報) 發表 *The production of salt in China, 1644-1911* (清代鹽業的生產)；一九八三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的 *Modern Asian Studies* (現代亞洲研究) 發表 *The salt trade in Ch'ing China* (清代的鹽業貿易)，此文由四川社會科學院的兩位學者張世福與張莉紅翻譯成中文，刊登在四川鹽業博物館出版的《鹽業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二〇〇五年在英國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學進展) 發表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

我的研究興趣很廣泛，但中國歷史地理和中國地圖學史，則是我長期研究的興趣所在。我對明清鹽業的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斯坦福大學的馬孟若 (Ramon H. Meyers) 教授在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亞洲學報) 上發表論文，便引用了我有關

十九世紀我國食鹽分布的論點，作為批判施堅雅 (William G. Skinner) 教授對傳統中國經濟結構說法的重要論證之一；一九七八年我應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該所及在該所訪問的學者專家，演講我對清代鹽業研究的心得；一年我路過台北，台大地理學系主任李鹿萃教授，也邀請我到該系演講，討論清代的鹽業歷史地理。

我在大學二年級就開始發表翻譯文章，一九六四年回國前，我的老師沙學浚教授囑返校講授地圖學，那時魯濱遜 (Arthur H. Robinson) 的名著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地圖學) 為美國大學標準的地圖學教科書，我利用歸途在輪船上的兩個禮拜時間，完成中文翻譯初稿，一九六五年由師大出版組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中文地圖學大學用書，對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大學地理學系中地圖學的教學，有一定的貢獻。哈利 (J. Brian Harley) 與伍德沃德 (David Woodward) 主編的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世界地圖學史)，第二卷第二冊一半的篇幅討論我國地圖學史，該書一九九四

年出版，翌年春收到該書，厚厚一巨冊，粗略讀過，作者余定國是美國的華裔漢學家，從宏觀視野旁徵博引，廣泛引證西方學者研究成果，可補中國地圖學史學者研究之不足，值得介紹；一九九九年七月在希臘雅典參加第十八屆國際地圖學史會議，結識伍德沃德，我向他表示有意將中國地圖學史部分翻譯成中文，後來我們多次通信，他對我的翻譯計劃表示極大的興趣，他幫助我取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中文翻譯權，我利用課餘時間斷斷續續進行翻譯，查對引用我國古書的原文，很花時間，二〇〇五年完成，中文《中國地圖學史》二十八萬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二〇〇六年八月出版，第一次印刷印了四千冊，半年銷罄，第二次印刷二〇〇七年三月出版。

一九六七年我獲得南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資助，研究新加坡新開闢的裕廊工業區，兩年後該所出版研究成果 *The Jurong Industrial Estate: Present Pattern and Future Prospects*（裕廊工業區的現狀與展望）英文專刊；後來又得南洋大學人文與社會研

究所的資助，完成英文專刊 *Singapore in Thematic Maps: An Annotated Carto-Bibliography*（新加坡主題地圖註釋目錄）一厚冊，一九七九年由該所出版，被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列為大學圖書館基本地理學參考圖書之一，流傳很廣。

在文化大學任教期間，除高中和高職地理教科書外，我還出版了四部著作，一九九七年文明書局出版我的《初等統計學》，三十萬字，是我在文化大學講授統計學的講稿；二〇〇四年三民書局出版我的《歷史地理學》，四十二萬字，部分內容是我在文化大學博士班講授歷史地理學的講稿；二〇〇六年天津出版社出版我的《現代地理學的概念與方法》，二十四萬字，部分內容是我在文化大學碩士班講授人文地理學新趨勢的講稿；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出版我的《湖北棗陽鄉土志》，三十萬字，內容是我歷年在《棗陽文獻》發表的文章。

此外，我也在兩岸三地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若干中文論文和翻譯，包括台灣的《大陸雜誌》、《台灣銀行季刊》、《新思潮》、《思與言》、台

灣師大的《師大學報》和《地理系所研究報告》、《漢學研究通訊》、《華岡地理學報》，以及高雄師大的《環境與地理》；香港大學的《東方文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自然科學史研究》、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以及陝西師範大學的《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

過去在台灣我曾研究過台灣的茶業、台灣的古城，以及淡水、暖暖、板橋和新莊的歷史發展與地理特徵，發表了中英文論文多篇，例如我在一九八〇年用英文發表台灣的古城，收集在美國學者克納普所編著的《中國的海島邊疆：台灣歷史地理論文集》一書中，這篇論文是我一九六四年獲得李濟教授所領導之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資助研究的成果，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在一九八四年五月特別作為讀書討論會專題討論的對象。

在新加坡，我做過有關新加坡裕廊工業區、新加坡的華文地名、新加坡地圖測繪史等研究。一九八九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國慶，著名的英文 *The Straits Times*（海峽時報）出版新加坡國慶特

刊，專文介紹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術研究的狀況，在一千二百多位大學研究人員中，我是被介紹的六位學者之一，介紹了我對新加坡地名研究的情形，可惜這項研究在我退休後，沒有繼續進行。一九七九年南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了我的 *Singapore in Thematic Maps: An Annotated Carto-Bibliography*（新加坡主題地圖詳註目錄）專刊，流傳很廣。

來美定居後，根據多年收集的材料，編寫人文地理學詞典，二〇〇九年完成初稿，收入名詞三千五百餘條，都三十八萬多字，並有插圖八十九幅，尚在接洽出版中。

### 十三、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一九六三年我在內華達州賭場打工，就近前往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參加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每年一次的學術會議，我是該會的會員，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學術會議，那時不瞭解學術會議是個甚麼樣子，只隨便聽聽自己有興趣的分組論文發表會，

那年羅賓遜教授當選協會的理事長，我向他說我有  
意將他的名著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翻譯成中文，  
當即得到他的同意，很提高我對該書翻譯的興趣。  
另外，我在大會上結識章生道兄。

一九六四年回國前，我買了美國灰狗巴士公司  
的特別車票，美金九十九元，可用九十九天，只能  
前進，不能後退，我設計一條彎曲路線，從俄勒岡  
州的尤金 (Eugene) 開始，環遊美國，北上經西雅  
圖，向東到波士頓，然後向南，最南到紐奧爾良，  
再向西到洛杉磯，最後北行，返回尤金原地，全程  
兩萬多公里。中途參觀威斯康辛大學地理學系，遇  
到著名的地理學家哈特向 (Richard Hartshorn) 教  
授，在他的研究室交談，提到了他的名著《地理學  
的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 一書。在紐  
約州的塞拉庫斯 (Syracuse) 參觀塞拉庫斯大學的  
地理學系，以研究中國著稱的克雷西 (George B.  
Cressey) 生前便是該系的教授，並參加當時在該  
校召開的美國地理學家協會那年的學術會議，會中  
曾與以研究拉丁美洲和撰寫地理學史著稱的詹姆斯

(Preston E. James) 教授片刻寒暄，我們兩人並肩  
坐在會場的地毯上，詹姆斯滿面紅光，和藹可親，  
令我印象深刻。會場又見到羅賓遜教授，也談到地  
圖學的翻譯。

我在夏威夷大學進修時，曾兩次參加學術會  
議，兩次得到夏威夷大學亞洲研究課程的資助，  
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參加北美太平洋海岸地  
理學家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的第二十四屆年會，宣讀論文 *The salt  
geography of Ming China* (明代的鹽業地理)，這是  
我第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按此文是我  
提交溫斯教授中國地理討論課的學期報告。乘此機  
會，與芳琪攜兩兒遊溫哥華、維多利亞、西雅圖、  
柯瓦里斯、尤金、舊金山和洛杉磯。母子三人飛回  
檀香山，我一人往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國會  
圖書館收集論文資料，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遇見同鄉  
衛挺生先生。在俄勒岡州豪遂 (Halsey)，我們在友  
人黑定斯 (Emery and Nora Headings) 家作客，住了

兩天，並看看我從前讀書和住過的地方。第二次是一九七三年參加美國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開的第十五屆學術會議，宣讀論文The salt trade and the local marketing in Ming China（明代的鹽業貿易與地方市場結構），評論人馬若孟對我的論文有很高的評價，對所附數幅我所創製的地圖，更是十分讚賞。會後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及紐約圖書館看書，住在內姪女翼萍家。

一九七九年五月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地理學系主辦Seminar: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地理與發展研討會），我只提交一篇論文Thematic mapping in Singapore: inventory and prospect（新加坡主題地圖的現狀與展望），請同事代為宣讀，自己未參加。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期間，四次得大學資助參加學術會議：第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四月到美國丹佛參加美國地理學家協會該年的學術會議，宣讀論文Chinese place names: a Singapore cultural trait（華文地名是新加坡的一個文化特徵），同年

這篇論文的摘要發表在*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ampus News*（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園新聞）第二十二期；後來我用中文重寫該文，題為「中文地名是新加坡文化史的珍貴化石」，發表在山西太原《地名知識》一九九〇年第六期。第二次是一九八四年八月赴澳洲柏斯（Perth）參加The 12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國際地圖學會第十二屆大會），宣讀論文A history of the survey and mapping of Singapore（新加坡的測繪簡史），該文載*Technical Papers of the 12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國際地圖學會第十二屆大會論文集）第二冊。芳琪同行，遊歷柏斯附近風景區。在會場上結識陸漱芬教授等中國大陸學者。第三次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參加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舉行的The Seventh New Zealand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第七屆紐西蘭亞洲研究會議），我報告的論文是Salt smuggling in Qing China（清代的私鹽），芳琪同行，開會期間會

參加旅行團至魯托絡亞 (Rotorua) 遊歷。第四次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參加在美國聖地牙哥 (San Diego) 加州大學召開的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第五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宣讀論文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full solar evaporation method at saltworks on China's seacoast (我國沿海天日曬鹽方法的起源與傳播)，與數學系同事藍麗容博士夫婦同遊墨西哥的蒂旺拉 (Tijuana)。

一九九〇年得新加坡李氏基金會資助，赴北京參加國際地理學會區域會議，宣讀論文 Som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我國傳統地圖學的若干特徵)，會後參加新疆考察隊，共有十九人，多數是歐美學者，參觀了吐魯番的坎兒井、五加渠的建設兵團農場、天池，以及天山上的冰川研究所，並實地觀察了第一號冰川，也在經過的路旁，看了哈薩克人的帳篷內部。後來重寫論文，中文題為「論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徵」，一九九八年發表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

究所的《自然科學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三期，英文論文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maps，收錄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經緯天下》一書，一九九五年出版。一九九六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參加紀念譚其驤先生八十五周年誕辰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宣讀論文「歷史地理學研究主題的回顧與展望」，該文二〇〇四年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雙月刊》發表，題目改為「歷史地理學的性質與研究主題」。二〇〇〇年八月在雲南昆明召開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提出論文「明代的鹽業地理」，沒有親往參加，請人代宣讀論文，後來論文收入《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一書，二〇〇一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

#### 十四、公眾服務

大學時代我曾經參加過台北市的選舉，擔任投票站的監票員，得酬勞新台幣四十元，買了一部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的《辭海》。

我在新加坡曾參加一些公眾服務，英文稱為

public service，有些有象徵性的酬勞，有些沒有，例如一九七七年二三月間，我主持新加坡教育部計量方法在職教師進修課程，受訓的都是華校中學地理教員，並主講「計量技術在聚落研究上的運用：最近鄰分析」。同年又受聘為新加坡文化部華文譯名統一委員會地名小組委員會委員，小組編譯：《世界地名華文統一名稱：主要山水與海島》，及《世界地名華文統一名稱：主要城市與商港》（文化部宣傳處出版）。在南洋大學任教期間，曾多年應聘擔任新加坡教育部華校高中畢業劍橋文憑會考出題人和翻譯人，負責為地理科出題，並將新加坡大學教授所出的英文試題及答案翻譯成中文，將全部華文試題及答案翻譯成英文，據說當時教育部須要將英文試題及答案寄往英國劍橋大學審核備案，這項公眾服務是有酬勞的。

一九八八年我們購買布拉德爾（Braddell）住宅區的公寓，整個住宅區有九百多家，是新加坡一個相當典型的中等收入社區，原來是政府興建的，後來改為私人住宅區，土地的所有權是政府的，租

給居民，租期九十九年，當時每戶每年只付象徵性的租金新幣兩元，有停車場，每戶可停三輛車，第四輛要付停車費，有游泳池和網球場，還有很大的草坪，每戶每月繳管理費，有一個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位在住宅區中央，負責管理整個住宅區公眾事務，不過管理委員會只是一個決策機構，實際管理委托一家產業管理公司代管，管理和維護住宅區的公眾設施，包括管理游泳池、網球場、草地和樹木的維護、區內道路和停車場的維護、每五年油漆樓房的外面、處理垃圾，以及其他事物，管理委員會的成員由選舉產生，我被推舉選上，做了一任，無給職，不少委員是工程師，主要是開會議事，經常開會，多在晚餐後開會，討論費時，經常至深夜始散，做委員很花時間。

在文化大學任教期間，曾多年擔任內政部地圖審查委員會委員，我發現有些委員，不懂地圖學，濫竽充數；審查幾乎是為出版社校對地圖，沒有意義，我多次建議廢止地圖審查，最後內政部接受我的建議，經立法院通過廢除地圖審查法。內政部於

二〇〇四年頒給我二等內政獎章，內政獎章證書謂：「姜道章先生傾力協助推展地圖管理業務，貢獻卓著。特以內政部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之規定，頒給二等內政獎章。」一九九三年考試院考選部聘我為高等考試地圖科題庫命題小組委員會召集人，組成六人委員會，出題二十五套，稱為題庫，每年考試隨機抽出一套使用，推荐委員五人，必須在三所不同大學任教具有地圖學專長的教授，當時台灣大學地理學界地圖學教學的水平很低，我勉強湊成五人，我負責規劃、審查和修改試題和答案，包括潤飾文字。多次審查其他大學教員升等著作，我皆寬大為懷通過，只有分數高低而已。

二〇〇三年受邀請審查台南台灣鹽業博物館展覽中國鹽業部分的計劃內容，除提出六項具體改進意見，並免費提供給該館多幅我所創製之有關我國鹽業的地圖。

## 十五、中外遊蹤

明代大畫家董其昌曾說：「讀萬卷書，行萬

里路。」旅遊有益身心，自不在話下，我喜歡旅遊，並常與內子同行。在台灣，除了台東，從北到南，遊遍了全台，大學時代，從花蓮到南投，步行翻越了中央山脈，離島到過蘭嶼，也去過澎湖。現在我國大陸二十八省區，我到過的有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河北、河南、浙江、江西、廣東、廣西、陝西、山東、新疆、遼寧、雲南、四川、福建十七省區，有些只去過一次，有些去過多次。重要城市到過武漢、襄陽、南京、上海、揚州、蘇州、北京、天津、唐山、西安、烏魯木齊、大連、旅順、青島、濟南、開封、洛陽、鄭州、南陽、杭州、南昌、長沙、廣州、桂林、昆明、大理、福州、廈門、香港、澳門等。

我國著名的風景名勝遊歷過的有嵩山少林寺、龍門石窟、白馬寺、西安兵馬俑、半坡遺址、碑林、華清池、北京故宮、頤和園、八達嶺長城、泰山、天山天池、吐魯番、黃山、九華山、武夷山、鼓浪嶼、杭州西湖、千島湖、廣西石林、灘江靈渠、滇池、大理古城、洱海、麗江、玉龍雪山、長

江三峽、武昌東湖、寒山寺、拙政園、太湖、瘦西湖、周莊古鎮、皖南黟縣宏村、黃花崗等。

國外旅遊有時利用參加學術會議之便，到各地觀光，有時與友人同事結伴旅遊，曾環游世界兩次，到過大小四十多個國家，亞洲到過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阿拉伯酋長國、土耳其、日本及韓國，在漢城我曾到過板門店，參觀韓戰停戰談判的那間電視上多次看到的平房，曾一腳站在南韓境內，一腳站在北韓境內，勉強可以說也到過北韓，不過確實看到北韓邊境的村莊和田野，看到北韓農人在田地工作的情形。

芳琪和我去過歐洲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乘大學休假之便，偕芳琪遊歷歐洲，我們從新加坡飛到英國倫敦，參加Insight公司的「Romantic European Tour（浪漫歐洲旅遊團）」，從倫敦搭乘巴士至多弗（Dover），趁氣墊船渡英倫海峽，在法國卡萊港（Calais Port）登岸，那時英法間還沒有海底隧道，然後改搭冷氣旅遊大巴，遊歷了法國、比利時、荷蘭、西德、奧地利、意大利及瑞士七國，同團遊

客以澳洲人、紐西蘭人和美國人為主，其他尚有少數加拿大人和印度人等，導遊義大利人，能說英語，司機法國人，不會英語。

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芳琪和我參加中華民國蘇聯東歐圖書館訪問團，從台北飛往阿姆斯特丹，遊歷波蘭、蘇聯、匈牙利、奧地利、捷克及柏林。在莫斯科我們參觀克里姆林宮的武器庫，出來時發現蘇聯發生政變，紅場上有些坦克車和軍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下台，國際圖書館會議停開，參加會議的人紛紛回國，我們也匆匆離開，到聖彼得堡觀光。

第三次是一九九八年到希臘雅典參加第十八屆國際地圖史會議，芳琪同行，會後我們趁大會安排的遊輪環遊愛琴海各島嶼，並到土耳其的庫西達綏（Kushtasi），後來我們兩人飛往法國的尼斯，並就近到摩納哥觀光，最後又飛往西班牙和葡萄牙，遊歷了巴塞羅那、馬德里、托萊多古城及里斯本。到雅典前，我們特別到埃及的開羅，參觀了金字塔和埃及的博物館，也遊覽了尼羅河。

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到斯德哥爾摩參加第十八屆國際地圖學會議，芳琪同行，會議期間，參加了斯德哥爾摩市長在諾貝爾頒獎大廳舉行的宴會。又多次參加大會安排的參觀活動，並訪問一瑞典家庭，同主人共進晚餐。我們乘火車到挪威奧斯陸觀光，會後我們參加大會安排的遊輪環遊波羅的海，到了芬蘭的赫爾辛基，回到斯德哥爾摩後，我們飛到丹麥的哥本哈根，最後經美國回到台北。

一九九五年八月芳琪和我偕長子一家，五人搭皇家加勒比海遊輪公司的遊輪，遊歷加勒比海區，我們從舊金山飛往芝加哥轉機飛往波多黎各的聖胡安（San Juan）上船。遊歷了聖約翰（St. Johns）、聖托馬斯（St. Thomas）、聖馬爾滕（St. Maarten）、安提瓜（Antigua）、馬提尼克（Martinique）及巴巴多斯（Barbados）。二〇〇二年全家在加拿大溫哥華上船，趁遊輪遊覽加拿大西海岸和阿拉斯加東南海岸，並在朱諾（Juneau）等處登岸觀光。也順便參觀了維多利亞島上著名的布查特花園（Butchart Gardens）。

我在美國的時間最久，到美國留學、開會、探親和旅遊總共二十多次，我在俄勒岡州兩年，在夏威夷五年，在加州斷斷續續住了至少有六年，美國五十個州，我到過三十個州，著名城市到過的有檀香山、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聖地亞哥、雷諾、拉斯維加、丹佛、麥迪遜、芝加哥、塞拉庫斯、波士頓、紐約、華盛頓、新奧爾良、休斯敦等，路過的城市更多，就不一一提了。參觀過十四所著名的大學，在國會圖書館及九所大學的圖書館看過書。

## 十六、落葉不歸根

我一九四七年離開家鄉到襄陽，那年我十八歲，換言之，我在棗陽家鄉只生活了十八年，六十二年在外鄉，長期生活在台灣和新加坡，自然對兩地有一定的感情，但是，我最熱愛的地方是棗陽，這就是鄉土愛（topophilia）的表現，可是我卻是落葉不歸根，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然而生逢亂世，對這個複雜的問題，又有誰能說清楚呢？